

# 論語

[修訂本]

◎徐英／編著

# 會箋

# 論語

曾箋

[修訂本]

◎徐英／編著

正中書局

**論語會箋**／徐英編著．——臺二版．——臺北市

：正中，民83印刷

面；公分

ISBN 957-09-0894-7（平裝）

1. 論語—註釋

121.222

83002603

# 論語會箋導言

漢川徐 英澄字課

## 導言一 孔子事略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系出宋微仲。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生煬公，熙生弗父何，以宋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佐戴公、武公、宣公，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爲宋大司馬。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華督弑殤公而殺孔父。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皋夷。皋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鄆叔紇，是爲聖父。鄆叔紇多武力，爲鄆邑大夫，事見左氏傳。鄆，魯邑，叔其字，紇其名，猶云衛叔封申叔時也。史記世家作叔梁紇，與左傳異。魯襄公十年，魯人從晉人伐偃陽，圍之。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鄆叔紇抉之以出門者。十七年，齊大夫高厚圍魯，大夫臧孫紇於防，魯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鄆叔紇與臧孫之弟臧疇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齊師遁，遂送臧孫於旅松，而還守防。

母顏氏，名徵在，以周靈王二十年，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於陬邑。孔子生而叔梁紇死，史記世家云：家語則謂生三歲而叔梁紇卒，未知孰是。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蓋商宋貴冑，入魯而微，至孔子而夷爲齊民矣。

孔子年十五而志於學，稍長爲委吏，主委積倉庾之事，料量平。孟子曰：「會計當而已矣。」又嘗爲乘田，主苑囿之事，畜蕃息。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其後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既反而弟子益進。又嘗學琴於師襄。苟其人有一善足取，孔子皆從而師焉。

魯昭公之七年，公至楚歸，孟僖子爲介，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南宮敬叔與何忌子諒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於時，蓋以好學知禮，見重於當世矣。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公討季孫，不克奔齊。魯亂，孔子適齊，時年三十六，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景公問政於孔子，時昭公方逐於季孫，景公又制於陳氏，故孔子對

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語。墨子有言，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公惑之，故先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既而曰「吾考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而反乎魯。或謂孔子當昭公世，未爲大夫，名位尙卑，景公非能深知孔子者，何遽欲以上卿待之，而云「以季氏則不能」哉？且景公於時，僅四五十歲，其後在位猶二十餘年，歲會諸侯，與晉爭霸，亦不當云老矣。其事蓋未可據。或孔子他日再度入齊之事，與今莫得而考焉。

孔子既不得志於齊而反魯，魯自大夫以下，益僭而離於正道。定公元年，季氏家臣陽虎作亂，其後陪臣執國政，政益亂，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欲往而未果。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旋爲大司寇。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及盟，孔子爭侵地，齊人卒歸魯鄆，謹龜陰之田。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收其甲兵，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而孟氏不肯。

墮成，圍之弗克，然三家之勢，自是稍抑。此孔子爲司寇之政績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及「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當卽在此時。

尋以大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之，恐魯之強而并己，乃選美女八十人，文馬三十駟，遺之定公。陳女樂，文馬於魯南門之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定公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謂孔子曰：「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饔餼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饔餼，孔子遂行。歸女樂事，見論語。燔肉不至，見孟子，而史記兼據而詳述之。清人崔述，概以戰國策士僞撰疑之，不知孔子主復古禮以抑奢僭，故內見嫉於權臣，外見忌於敵國，讒間交作，事非一端。史記所載，容得其實。崔氏之說非也。

孔子既去魯，乃適衛。當衛靈公三十八年，主於衛賢大夫顏雝由之家。靈公寵臣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王孫賈又諷孔子使媚己，孔子皆不聽。蓋孔子不枉己以求正人也。然孔子蓋爲客卿於衛。孟子曰：「孔子有際可之仕，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可謂接遇有禮矣。旋適陳，過匡，匡宋地，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又去衛，過曹，過宋，過

鄭以至陳。其過宋也，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宋司馬桓魋惡之，拔其樹，孔子去。莊子載「孔子伐檀於宋」，卽此事。蓋孔子習禮正名，甚不便於當世之權臣，是以見逐。孟子謂「桓魋將要而殺孔子」，亦過乎其言之也。

孔子之至陳也，主司城貞子家，爲陳侯周臣。孔子蓋數往反於陳衛。會吳伐陳，楚救陳，兵戈之際，阻於道塗，藁羹不糲者七日，其地蓋在陳蔡之間。時蔡畏楚逼，遠依勾吳，已遷於州來，楚使葉公諸梁改蔡於負函以鎮蔡之故地。孔子云「從我於陳蔡者」，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也。與葉公問答及見譏於接輿長沮桀溺，皆在此時，居陳數歲而反於衛。

史記又言楚昭王召孔子，及孔子赴晉，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反，然皆不見於論語。孟子之書又論語載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云云，其事皆不可據。而衛靈公旣卒，其孫出公輒，方據位以拒蒯聵，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一必也正名乎」，當卽此時事。然出公仍以客卿待孔子，孟子曰「孔子有公養之仕，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孝公卽出公也。

孔子旣不得志於諸侯，乃有歸與之歎，適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遂歸魯。孔子去魯，蓋十有四年，而魯哀公之十一年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以國老而

家居乃敘書傳訂禮樂贊易辭削春秋。會陳恆弑齊簡公，孔子沐浴齋戒而告哀公，請討之。不從，蓋孔子之志，益不申於當時矣。終與弟子講習於洙泗之濱，以垂空言於後世。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實作中庸。以上略本左傳孟子墨子史記家語及論語本書錯綜而爲之

孔子將卒之前，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放依也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孔子既歿，魯哀公誄之，自稱余一人，子貢譏其失禮。今人檀弓吾將安放下有哲人其萎四字從王引之說刪

## 導言二 孔子年表

魯襄公二十一年，即周靈王二十年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孔子生。

孔子之生，春秋公羊穀梁傳謂在襄公二十一年，史記謂在二十二年。今世爲年表者，多從史記，然二傳作者距孔子近，當從二傳。至公羊謂在是年十一月，穀梁謂在十月，清人江永以歷法推之，知是年十一月無庚子，則又當從穀梁矣。但魯用周正，周之十月，則夏之八月也。

二十三年靈王二十二年 孔子三歲 家語云：父叔梁紇卒。

二十八年靈王二十七年 孔子八歲 爲兒嬉，常陳俎豆，設禮容。

二十九年景王元年 孔子九歲 是年吳季札歷聘諸侯，交魯叔孫穆子，齊晏平仲，鄭子產，衛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晉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叔向諸人。

昭公四年景王七年 孔子十五歲 是爲孔子志學之年。

八年景王十一年 孔子十九歲 娶宋并官氏。并宋以後誤作并

九年景王十二年 孔子二十歲 爲委吏。子鯉生。

十年景王十三年 孔子二十一歲 爲乘田吏。

十三年景王十六年 孔子二十四歲 母顏夫人卒。

十七年景王二十年 孔子二十八歲 郈子至魯，孔子見之，學古官制焉。

二十四年敬王二年 孔子三十五歲 適周，問禮於老聃，旋反魯。是歲魯孟僖子

卒，囑其二子學禮於孔子。

二十五年敬王三年齊景公三十八年 孔子三十六歲 魯季氏逐昭公，國亂，孔子適齊。

二十六年敬王四年 孔子三十七歲 自齊反魯，弟子益進。

定公五年敬王十五年 孔子四十八歲 季氏之家臣陽虎囚季桓子，既而與之盟

而醕之。

八年敬王十八年 孔子五十一歲 陽虎欲伐三桓，三桓攻陽虎，虎奔陽關，明年虎

奔齊。

九年敬王十九年 孔子五十二歲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未往。魯用孔子爲中都宰。

十年敬王二十年齊景公四十八年 孔子五十三歲 爲魯司空，旋爲大司寇，相公會齊侯於夾

谷，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是歲晏嬰卒。

十二年敬王二十二年 孔子五十五歲 見信於季孫，墮郈墮費，欲墮成弗克。時孔

子以司寇攝相事，三月大治，齊人歸女樂以間之。

十三年敬王二十三年衛靈公三十八年 孔子五十六歲 魯既受齊女樂於去歲之冬，而是春

魯郊，膳肉又不至，遂去魯適衛。冬，去衛過匡，爲匡人所止，五日而解，過蒲，仍反衛。

十四年敬王二十四年 孔子五十七歲 去衛，過曹，過宋，爲桓魋所逐。過鄭，適陳。

哀公元年敬王二十六年 孔子五十九歲 以陳被寇，去之。過蒲，仍反衛。

二年敬王二十七年 孔子六十歲 衛靈公問陳，禮貌漸衰，復適陳。

三年敬王二十八年 孔子六十一歲 過宋，至陳。是年，在陳聞魯有火災。季康子召

冉求。

四年敬王二十九年 孔子六十二歲 適蔡。時蔡已遷州來，此故，蔡時屬楚。

五年敬王三十年 孔子六十三歲 如葉，復如蔡。

六年敬王三十一年 衛出公四年 孔子六十四歲 在陳蔡之間。時陳復有吳寇，路阻絕糧。

至蔡，見葉公。秋，反衛。

九年敬王三十四年 孔子六十七歲 適陳。

十年敬王三十五年 衛出公八年 孔子六十八歲 自陳反衛，以出公將待子爲政，有正名

之論。夫人并官氏卒。

十一年敬王三十六年 孔子六十九歲 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乃歸。孔子之去魯，

蓋十有四年，自是遂刪定羣經，不復出矣。

十二年敬王三十七年 孔子七十歲 子鯉卒。是歲襄公會吳于橐皋，子貢爲行人。

十三年敬王三十八年 孔子七十一歲 顏子卒。

十四年敬王三十九年 孔子七十二歲 魯西狩獲麟，作春秋。是歲，齊陳恆弑其君

簡公，孔子請討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十五年敬王四十年 孔子七十三歲 衛亂，子路死之。

十六年敬王四十一年 孔子七十四歲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行年七十四，實年不

足七十三。

### 導言三 孔子制行

孔子聖人也。其學術之廣大精微，立我國數千年文化之基，開我國數千年立國之法。東方民族之精神思想，無不惟孔子學術之是繫。孔子學術之重要，關繫世宙者，蓋非言語所能盡，亦無待於贅述。予既詳其生平出處之大節，又當考其平居處世之道，以觀孔子之制行。仍據論語所載，而纂其略焉。

弟子記孔子平居之氣象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言其閒居之整飭舒和安雅之度，有如是者。又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即此，可以見孔子之性格，蓋所謂中和之氣。孔子於德行之修養，涵蘊既深，故其發於外者如此。又曰：「居

不容，「謂居家不爲儀容，其從容自適又如此，非如後世理學家以居敬靜坐養心者可知。以居敬靜坐養心者，乃困學之事，在困學固不可少，然孔子生知之聖，無待乎此也。孔子習詩禮樂音，時與門弟子相唱和，絃歌之聲不絕，亦復散策而舞，歌詠爲娛，時或莞爾微笑，戲謔間作。其風度之閒雅，襟懷之灑落，蓋有從容中道之樂，而無拘束枯燥之狀。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卽此可見孔子粹然中和之氣象。蓋其一言一行，無不平實圓滿，雖若人人常識中所有，而自爲人所不及。無不平實，卽無不偉大；無不圓滿，卽無不卓絕。嗚呼！此誠千古人格之表率矣。」

以上平居氣象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言哀心動於中，則食不甘味，餘哀未忘，則不能歌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凶服者式之。」此致哀於死者，皆惻隱之心，流露於不自禁也。「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友誼之情，惻摯如此。伯牛有疾，孔子執其手而歎。顏淵之死，子哭之痛。子路之死，哭於中庭。蓋師弟之情之厚也。「鈞而不綱，弋不射宿。」雖不廢鈞弋，而惻隱之心及於禽獸矣。「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好

樂如此。此其哀樂之情，皆惇至而深厚，其生平制行，皆由此出，非偶然也。以上哀樂之情此兩節略採今人錢氏說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皆可見孔子好學樂道之風。「子入太廟，每事問。」適周則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又學琴於師襄。「子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皆可見孔子好學之篤。孔子以天縱之聖，且篤學如此，蓋其人格精神之偉大，有非常人所可及者。又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皆孔子治學之方。其贊人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又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博學於文，約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其治學之態度又如此。至其平居言論，多在詩書禮樂之中，又好言仁與命，遇難知可免，則曰：「有命。」見逐於桓魋而曰：「天生德於予。」是也。見利有弗趨，則曰：「有命。」彌子招孔子主其家，孔子拒之亦曰：「有命。」是也。當敵仇有弗報，則曰：「有命。」如公伯

寮愬子路，孔子不以爲怨，亦曰「有命」是也。凡孔子之言命皆有深意，而難以喻人者，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其所罕言則爲利，而怪力亂神，在所不語。孔子好學樂道之效，可以安命，惟知命始能安命，能安命則何有於怪力亂神與不義之利邪？

以上好學  
樂道安命

孔子教人，則曰「誨人不倦」，又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蓋以誠意來學，孔子無不教，所謂「有教無類」也。然「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則教之亦有其道，其不可教者，亦不教也。「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所慎齊戰疾」，皆所以自律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於設身處世之道，並得乎中庸之至當。富貴不可以苟得，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旣歎顏子之樂道安貧，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凡皆以義爲制行之準，夫然後「君子坦蕩蕩」，以樂夫天命而無窮矣。孔子旣聖矣，然猶自謙不敢居仁聖之名，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勞謙所以爲吉，皆孔子應世之方也。以上應世

凡孔子平生之行事，日常之瑣節，德行之發舒，志業之成就，旣如上述，孔子人格之偉大已略可知。孔子之所自述，及弟子之所推崇，雖散見於論語一書，然不若孟子

所載之詳。孟子公孫丑篇：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此三人者，孟子謂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又不至阿其所好，顧其推崇孔子者如此。蓋當時身親教誨，受師門之感化者深，而崇尊之情乃若斯其摯也。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矣。」清人焦循曰：「江漢以濯之，以江漢比夫子也。秋陽以暴之，以秋陽比夫子也。皜皜乎不可尚，以天比夫子也。同一水，池沼可濯也，不及江漢之濯也。同一火，燔燎可暴也，不及秋陽之暴也。乃以江漢擬之猶未足也，以秋陽擬之猶未盡也，其如天之皜皜不可尚矣。此曾子之推崇比擬，尤踰於宰我子貢也。」蓋七十子之學於孔子，猶濯江漢而暴秋陽矣。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曾宰我有若子貢，皆孔門之高第弟子，而所以贊其師者如此，則孔子人格之崇高偉大可以知矣。以上孔子之人格